

色角英菁與野視民公／場六第

培養社群生活 建立公民意識

蕭旭彥／台北報導

在統獨、族群動員問題動輒紛擾下，台灣是否有公共理性討論的可能？本報系時報文教基金會昨天舉辦「再造公共與義的社會與理性空間」研討會，多位學者指陳，台灣公民意識、公共領域的建立，仰賴公民教育與公共生活的培養；知識份子也責無旁貸，必須投入社群提出各項公共議題，並提供豐富的論述資源，讓社群充分討論、進而學習成長。

昨天第二場研討會討論「公民視野與菁英角色」議題，由中研院院士林毓生主持，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、新聞雜誌社總主筆南方朔主講，與談人包括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丁讚、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范雲、政大社會系教授顧忠華、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、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錢永祥。

公民社會並非中國固有經驗

主持人林毓生引言表示，公民社會在中國傳統文化並未存在，不是固有的「中國經驗」；台灣在這裡有個特別的突破，即是出現中國歷史未有的政黨政治。但他認為，要真正落實民主政治，避免少數人操弄民粹，需要民主的兩個基礎建設：「良好、合理的憲政體制」及「具備文化、道德的公民社會」。

謝世民以「發動」的統獨議題為例，討論憲政民主社會的公民，如何思考、論理重大公共議題以形成共同意志，一開始就引發全場關注。謝世民表示，公民必須依「遵循公共理性的義務」來選擇、決定政策與制度；此一義務禁止王其華的公民和參與的公民，在公開政治論壇上（如大法官會議、立法院院會等），一味地只訴諸自己認為天經地義的真理或信仰，去證成自己的選擇和決定。

謝世民舉例說，台灣有些人主張，台灣在恰當條件下應該和大陸統一，或建立某種政治關係（如邦聯、一國兩制等）；另外有些人則主張，除了正式的邦交關係外，在任何條件下，台灣都不應該和大陸建立任何政治關係。謝世民舉例說「永遠維持現狀」派為例，以「公共理性」為標準，認為其論述立場仍有背離公共理性之處，反之「打破現狀」派亦然。

不安和羞恥之心是核心價值

有「民間學者」之譽的南方朔感慨說，不安和羞恥之心是公共社會進步的最核心價值，但台灣很多人「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」，無法有統一性與持續性，知識分子更是「我愛即全愛，我惡即全非」，台灣政治更陷入「陰謀理論」的語言遊戲裡，統獨省籍和歷史的糾纏，使得一切都會變為不可能。南方朔直批，台灣的各階層菁英都讓他相當不滿意：譬如如

業菁英不遵守規定，違規起跑開業，這在西方是會遭譴責的，國內卻是一片羨慕聲；政治菁英不關懷民眾基本福祉，反用詭辯的言說去胡扯蠻纏；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問題更嚴重，不計後果不負責任，只向政治靠攏，明明總統絕對多數制較立委席次減半重要許多，卻在某政黨推波助瀾下，少有人真正觸及。南方朔指出，西方在十五世紀出現「城鎮」型態，迥異於過去鄉村社會，解決衝突方式等，是以「負面消去法」逐漸產生文明和市民社會，亦即「每消去一分野蠻，後後，文明就增長一分」。他認為台灣要實踐市民社會，不必談大問題、大理想，只要用「垃圾概念」，以「負面消去法」集中批判力量，消去「垃圾政客」、「垃圾知識分子」等，即可點點滴滴改進，「少一個垃圾，就多一分光明」。

公民素養是處理事務的能力

因病未出席的李丁讚，由錢永祥代為宣讀書面資料。李丁讚指出，公民素養不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面對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；這種能力要進入具體的社群生活，在實際的身體操練與實作中養成。李丁讚認為，具體的社群活動如社區、工廠、社團、學校的生活過程等，這些社群是公民能力的養成基地。李丁讚認為，至於如何組織社群的生活則仰賴「有機知識份子」（與社會大眾一起生活在某一特定社群的知識份子）的介入；有機知識份子在此過程中，隨時會提出社群內部的公共議題，聚集社區民眾開會討論，讓大家在此一公共論壇過程中學習成長。這種有機社群的社會，就是所謂的「市民社會」。

范雲則主張，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，必須在「浪漫的情感投入」與「帶著距離感的理性懷疑」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政治文化中求取平衡。她說，「浪漫的」過程能創造一種集體認同；但她在認為，過度強大的浪漫論述往往使得個人、社群與政治間過於緊密，無法留下一點批判思考的空間，排除他者。范雲說，「帶著距離感的理性懷疑」則往往預設他者的存在，並經常質疑任何一種貌似神聖的價值，有時會以反諷的姿態也往往在缺乏對其中任何一種認同的絕對忠誠，流於過度犬儒主義。范雲認為，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，需要這兩種論述力量之間的相互認可與相互介入。

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英時提問，這兩種論述如何相互介入？范雲答說，必須相互認可、理解對方的背景，譬如「帶著距離感的理性懷疑」論者要能理解「浪漫的情感投入」論者心中的苦難；並需身體力行投入社區的社群生活裡，彼此才能聽

得進對方批判，如此兩者才有可能結合起來。同時是澄社社長的顧忠華則評論謝世民的觀點說，若謝世民願意分析「統獨公投符不符合公共理性？」會顯得較親近現實，但他擔憂如此一來無論結論如何都會被「標籤化」，因為任一種稍偏一方的態度都會被認為是「選邊站」，公共理性得不到著力的空間。但他樂觀認為，台灣一般公共政策並沒有像統獨這種屬於「邊界狀態」、有點「非日常性」、較接近「信仰」領域，仍多少有著政策辯論、公共理性的影子。余英時也問顧忠華，對他所提這種「常民文化、經驗理性」的例子有何期待？要如何檢視？顧忠華表示，民主一定是大眾民主，假定每個人都平等地思考，媒體應鼓勵更多理性討論空間，她開著民主主義理性討論；他也認同李丁讚的見解，在社區大學等社群場域，讓學院的知識能解放出來，做為公民社會實踐的基地，如此像統獨議題的邊界會逐漸消弭、回歸日常性，進而回復公共理性討論。

培養公民意識要由教育開始

江宜樺則主張，公民意識的培養要由公民教育開始，他認為學校的公民教育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環。他認為，我們不能因公民教育有變質為政治教化的顧慮，就因噎廢食想要捨棄，必須構思一套「民主的公民教育」，來取代「威權的政治教化」。另外，台灣族群動員困住了，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，媒體也要扮演良心角色，多講好話、做好事。

江宜樺表示，中學生的公民教育根本不應繼續填塞毫無積極作用的倫理教材，而是要教導學生關於現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法律的知識，以及經由討論溝通，讓學生真正體會民主社會中自由平等公民如何互動的道理。公民教育需具備現代社會科學概論內涵的知識面，也有自由平等人格養成的實踐面。但在場一位高中教師提問，指目前高中公民教育教材，均有注重政治、兩岸、民生議題的發展，授課教師也已有調適；江宜樺坦承，他的確簡化了目前的公民教育，但強調公民教育如果教導正確，對社會改變會相當深遠，他也贊成目前的公民課和社會課合併為同一科目。

錢永祥表示，在台灣個人的政治身分，不脫離「選民」、「鄉親」等幾種模型，卻缺乏「公民」這個範疇。他認為，台灣已發展出一套容許私人活動的「市民社會」，以及社會生活裡不受政府力量控制的「民間社會」；但台灣的社會生活過程缺乏一個自我組織、非威權地形成共識、進而介入和影響政治過程的面向，還停留在政黨競爭、選民投票模式，缺乏容許溝通討論的政治過程。



林毓生



南方朔



謝世民



范雲



顧忠華



江宜樺



錢永祥